

001305

南京文獻

第十號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

張

鉉

至正金陵新志(一)

顧

震

盩山談藝錄

南京市通志館印行

贅翁題



002095

南京文獻通考

第十一號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

張鉉

至正金陵新志(二)

蔣汝正

獵吳草

南京市通志館印行

001695

南京文獻

枚策題

第十二號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

張

鉉

至正金陵新志(三)

盧

鎰

南京氣候志

南京市通志館印行



南京文獻

八老人馬伯蓀



第十三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

張 鉉 :

至正金陵新志(四)

張 汝 南 :

江南好辭

夏 仁 虎 :

歲華憶語

南京市文獻委員會

南京市通志館

印行

南京文獻

上九老人李幼卿



第十四號

民國卅七年二月

張 鉉：

至正金陵新志(五)

伍 承 欽：

雙餘雜詠

夏 仁 溥：

掖軒隨筆

南京市文獻委員會
通志館印行

南京文獻

第十五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

奮生題



張 鉉：

至正金陵新志(六)

高德泰：

高子安遺稿

李 錢：

淡言齋詩鈔

南京市

文獻委員會
通志館印行

南京文獻

郁文題



第十六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

張鉉：

至正金陵新志（七）

吳向之：

景牧自訂年譜

孫正初：

鑑影錄

南京市

文獻委員會
通志館印行

南京文獻

江東逸叟李嵩僧署



第十七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

張鉉：

至正金陵新志(八)

端木埰：

粉槃錄

金和：

東壩三官廟籤詞

龔乃保：

冶城疏譜

南京市
文獻委員會
通志館
印行

南京文獻

譽韓

第十八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張 鉉 :

至正金陵新志(九)

秦際唐 :

南岡草堂墨餘集

陳熙春 :

詩法撮要

南京市文獻委員會
通志館印行

南京文獻

秀文題



第十九號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

張鉉：

至正金陵新志(十)

王孝燿：

續冶城疏譜

南京市
文獻委員會
通志館
印行

南京文獻

詠齋題



第二十號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

張 鉉： 至正金陵新志（十一）

李 敬： 竹鎮雜記

南京市文獻委員會印行
通志館

益山談藝錄

上元顧雲遺著

文者。詮理紀事。而辭以達之。其體任氣。其用在筆。

文貴有生氣。大而山川。小而草木。皆具生氣。盡于其間。否則橋且崩竭矣。築室而空之。不十年必歎。無居人之氣也。夫氣之爲道。主乎彌綸。妙乃通于摺柱。昌黎以水喻。取其相麗。愚以室喻。取其常充。故作者之文。無論大篇短章。舉而諷之。莫不令生氣流行。所以不朽。

文之體勢在氣。而意態在筆。筆妙約有二。一曰操縱。一曰垂縮。能操縱則翕張舒卷。變化無端。能垂縮則輕重抑揚。往復盡。未有無筆而可施文之致者。是以昔人目文曰筆。

文亦貴乎骨。骨力貴沈。骨勢貴聳。論者多言西漢文鍊氣于骨。思之不得所謂。意以關節開解。直以達之。不事團結。故云然。然則氣堅骨自見矣。

爲文必講意度。意度多于疏處見之。如長江大河。奔騰直下。而波瀾必有迴旋處。此之謂意度。文莫妙于取勢。如兵家意有所注。不遽赴也。必先于不經意處。亟意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然後卷甲疾趨。直搗所注之區。斯善于取勢者。

行文宜遠致。如畫出水。充然滿幅。其爲俗工無疑。善畫者必多留不盡處。使人得于筆墨之外。乃臻超詣。

文須有情。三百篇周禮皆經也。而嗜周禮不如嗜三百篇者之多。非有情無情耶。文亦不廢聲色。要須自然。有意爲之。何如太音。色何如太素。

善爲文者必鍊。鍊之使密。不若鍊之使疏。蓋太密則段落櫛比。必多滯相。少疏則筋節貫通。轉得活局。此謀篇也。至于造句遣字。能於大概相同之句。鍊之使異。相沿極熟之字。鍊之使生。斯不必佞屈其句。奇澀其字。而自然入古矣。

論爲文之法。韓柳以降。奚翹百家。其最平易近人。則廬陵所稱多讀多看多作。凡言文也。愚更益涑水一語曰。多讀書。

學貴擇術。文亦貴擇術。文之可學者。難更僕數。大概則書。詩。春秋。三傳。禮檀弓。國語。戰國策。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楚詞。史記。兩漢書。賈太傳。司馬長卿。劉子政。楊子雲。曹子建。暨唐宋諸作者。爲最著而宜學。卽近世文家可學者亦夥。然讀近今之文。一二過而堂奧已見。讀上古之文。十數過而門徑莫尋。學者與圖其易。曷爲其難。

學焉得其性之所近。惟文亦然。正無取削足就履耳。學者博觀周秦兩漢。下逮於國朝。以辨其源流。仍由國朝上溯乎兩漢周秦。以尋所歸宿。主宰既得。餘皆以爲輔。凡作者面目。一一了然於胸。卽以神遇。不以形求。則楮墨間。亦自有吾之面目。

或謂左氏爲文字之祖。曰。視書則猶禰也。他弗具論。卽禹貢一篇。手筆可再見乎。三百篇文而韻者耳。篇殊體異。要皆卽於人心。孔子論詩。首曰可以興。卽此意也。夫文苟能興。豈非天！全文。

左傳體勢疏逸。色態尤濃至。

公羊傳雋而適上。穀梁傳疏疎。

檀弓之妙。雖寥寥數語。亦具有邱壑。眞乃天仙化人。

國語古茂蒼勁。骨力俱見。

戰國策奇特恢說。兼有俊逸處。運筆尤健。

孟子語約意盡。不爲峻刻巖絕之言。其鋒不可犯。洵如老泉所言。

荀子如層巖疊嶂。又如郭如蛙。而有雄山氣。

莊子。食絕塵表。有邈然之神。有悠然之韻。韓非子。沈鷺而恣。鋒稜不甚露。體猶渾也。

呂氏春秋博麗。體開解而骨堅。

楚詞思深而旨側。子長曰。其辭潔。故其稱物芳。子厚參之離騷。以致其幽。論並微至。史記博綜載籍。成一家言。殆無體不備。愚嘗以爲集文字之大成焉。略舉其概。如項王紀之序肆雄奇。封禪書之雋永。河渠書之簡括。平準書之深遠。吳太伯諸世家之賅貫。表序及各傳因之渾古滄逸。儒林傳之逸嚴。酷吏傳之團結。刺客傳之疏竦。貨殖傳之鉅麗勁直。而諸列傳因物賦形。千變萬化。尤不可枚舉。後人得其一體。即可以名家。如韓得史記之雄。歐得史記之逸。又能易添轍以出之。遂千古不祧。是在善學者而已。

漢書整齊嚴肅。而高文典冊。悉萃其中。遂爲史家鉅製。其才學洵非後人所及。然亦有特會焉。范書之成。後于三國志。其書乃無甚出入。即以文論。三國志簡重。范間參以疏宕。並傑構也。然則古今升降之說。不盡可據。故歐五代史。讀者亦謂其得史記之遺。西京諸書詔。委曲詳盡。而仍自疏宕入古。真所謂醇意高文。晉書禮志。所載武帝答羣臣請短喪詔。皆寥寥數語。而仁孝之思。藹然惻然。亦妙手也。

賈太傅勁質內儲。自然典重。皆作于少年。初未開錚錚然執筆。學爲如是之文。見此事有天授焉。終童亦然。

讀董相文如對莊士。讀鼂令文。如對法吏。儒所謂文如其人耶。

長卿在漢。神骨俱雋。別自一種。似已開曹植子桓王右軍陶淵明風氣。雖骨氣代夷。要皆文家逸品。

劉子政肅肅程程中。俱有愷惻之致。洵乎老成典型。

楊子雲思深語澀而間好用奇字。昌黎曹成王碑等作所自祖。其實子雲佳處不在此。卽昌黎佳處亦不在此。

孔北海磊落有豪情。

曹子建有名貴氣。

陶淵明自然超妙。得于天倪。正如其桃花源記所云。後論無間津者。南北朝文。習藻繪。亦風會所趨。牛唐宋作者于其時。亦不能不循彼體製。獨惜意不勝詞耳。北史所載字文護母遺護書。護報書。亦當時文格。而語質清真。骨色洋溢。文家無道及者。何也。愚謂此兩文。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作。而漢人趙氏。時並無傳。惜哉。

李太白王摩詰皆無意于文。而李超而軼。王疏而雋。並爲獨異人。

昌黎不名一格。所以獨大。老泉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最善言昌黎。

皇甫持正意能雄傑。特馮畜處少耳。在當日聲名年輩。與昌黎等夷。或乃與習之並擠於弟子之列。謂習之學韓得其正。持正學韓得其奇。耳食之可笑如此。

柳州文格近方。似從駢儷入。然廉於出筆。故峭。披而有逸氣。洵一時之雋。

陸宣公奏議。體勢對待中。疏氣自流走。具悉屏藻績之習。故愷切詳明。文情轉真至。

李習之。豪傑士也。從退之持正遊。而文能自闢門徑。老泉所謂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

幽。有俯仰揖讓之態者。良然。

廬陵極文人之盛。卽於其文見之。蓋古今最有養者。世言其學昌黎。皆能襲其貌。又史記季布荆卿傳之前路紆徐委折。神致邈然。似已開廬陵塗徑。不專於昌黎。而廬陵有柳開穆修開

其先。猶昌黎有獨孤之梁蕭。並後來居上。亦視所自爲耳。同時臨川眉山父子。類一代作者。皆與之遊。尤千古所未有。曾文正公嘗稱文人例有傲骨。多與世齟齬。獨廬陵和易可親。其位並顯。蓋亦以其養也。而不善學者。往往流于平弱。豈廬陵之咎哉。故其在唐宋之際。不必包孕諸家。亦非諸家所能掩。

臨川最嚴最峻。轉折處皆骨。或謂非北宋諸人所敢望。持論雖少偏。亦不爲無見。老泉真健者。自言喜孟子韓子。其勁氣直達。實從戰國策來。

南豐得老子政爲多。要其勝處。在一質字。故其品雖高。好者蓋少。愚謂以文之傳不傳。若有物焉爲之。而傳之盛不盛。亦若有物焉爲之。北宋如永叔子瞻。學者最夥。尤明介甫次之。學南豐者指不數屈。占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獨文也乎哉。

東坡文筆特超。雅近莊子。蓋大才也。淺者不能窺其深。以爲易而喜學之。大抵散漫無紀律。不知人者可學。而天者不可學也。

龍川長駕遠馭。近所謂行神如空者。而末流或不免客氣。

紫陽篤雅中。時有雄駿之氣。在南宋故一大宗。間有一氣團結。密處多。疏處少。駸駸乎日趨於今者。此自關運會。

姚牧庵自昌黎入。體氣亦雄厚。洵一代作者。

元復初以文自豪。思以矯矯制勝。史言其出秦漢。庶乎近之。

吳立夫亦元之健於文者。

青田意境寬博。微之鋒削處。然自是開國氣象。或謂其氣昌而奇。見仁見智。各有會心也。宋潛溪學遠品端。文亦稱之。史言明初大製作。多出其手。與青田並爲一代之宗。愚願喜其秦士錄等作。偶儻有奇氣。昔望溪嘗問讀歐文者。愛杜祁公墓誌銘乎。愛張子野墓志銘乎。

意亦猶此

王遵巖當以晦澀爲奇奧之時。反其道以矯之。故其文渾樸演迤。荆川亦析而從焉。蓋文體相治。久則必弊。依人作計者。不能屹爲砥柱。惟隨波逐流。亦惡能別開境界。遵巖其志士歟。抑智士歟。

震川冲融有遠神。得力于龍門廬陵。而自成家數。昔人謂弁冕一代。固亦知言。

弇山祖述空同。故文字不用唐宋舊法。彼卽僞冬漢。而此顧真韓歐耶。此持平之難也。

焦濟園老重。體微未拔。在有明錚錚者。濟園以前。吾鄉有顧氏瑋。陳氏沂。王氏章。號金陵三俊。後與寶應朱應登。號四大家。而璘沂又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鄭善夫。

康海。王九思。及應登。號十才子。二人著作。已不概見。卽明藝文志載澹園所撰。無虛數百卷。今則寥寥矣。袁中郎亂頭粗服。間有佳致。

吳次尾自謂繼韓歐陽。雖未遽然。要其高掌遠蹠。故不羈才也。其友劉城者亦善于文。惜傳者絕少。或竟湮沒于貞元之交歟。

虞山文甚響。其所驅遣。殆詞不備不可謂之文之義。骨韻亦疎雖體近于雜。格近于方。于文家要爲剝獲。自當不以人廢言。望溪力詆之。或疑其求廣。

黃南雷骨勢騫翥。而體格扶疏于虞山。似有相近處。至于修詞。亦不爲其雜也。

侯朝宗英英有駸氣。世以小說家議之。持一二小傳。未可概其餘。

魏叔子特矯健。如李將軍善戰。不必若程不識刁斗森嚴。亦能制勝。

彭躬庵有蕭瑟嗟峨之致。至其文格與南雷叔子。互有出入。均微有未渾。

汪堯峯體嚴氣蒼。自言從歐人。不從歐出。亦信。特生色少耳。

姜西溟瘦削而澀。亦自一體。